

彼岸灯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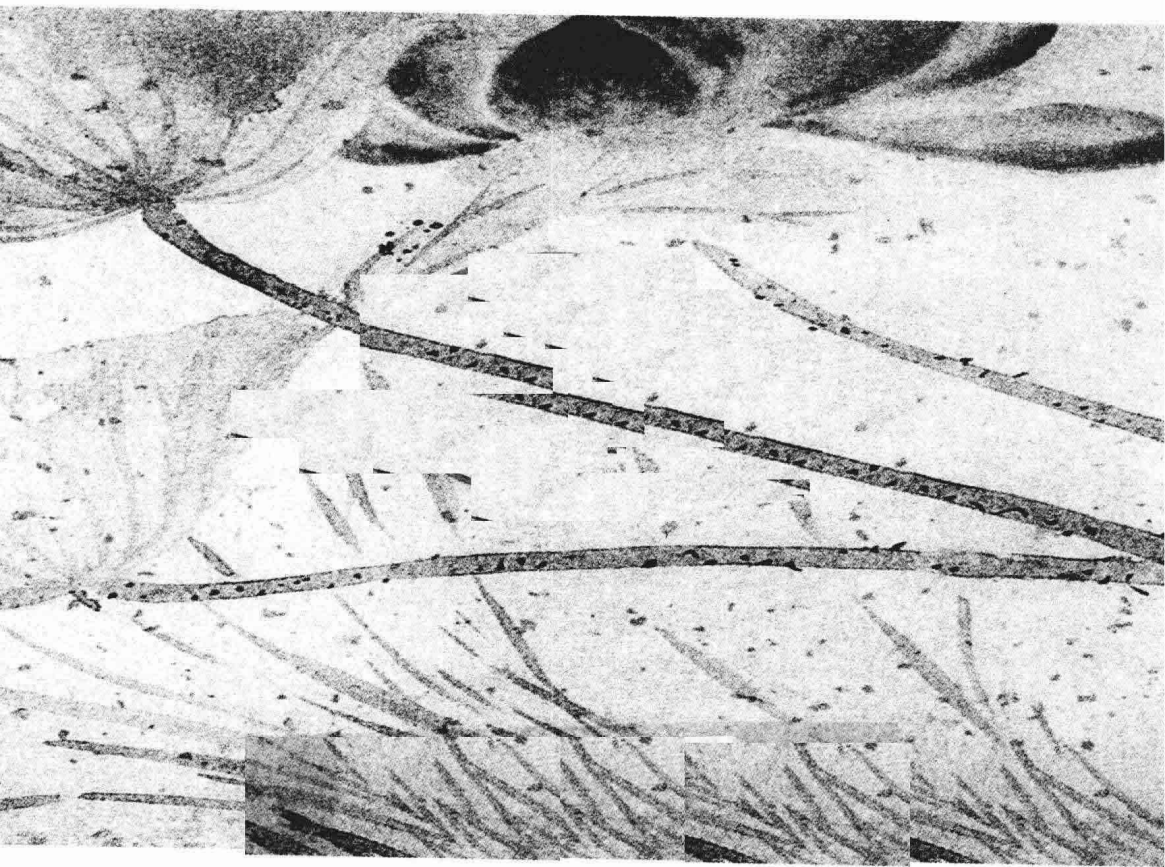
尚新娇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彼岸灯花

尚新娇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灯花/尚新娇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48 - 2535 - 4

I. 彼… II. 尚…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048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72 千字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范晓波

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的散文作家，面对的是传统散文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散文的人似乎形成了共识，散文再不能以老迈的姿态旁观诗歌和小说在文体革命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了。在界外和界内两种力量里应外合的推动下，散文界的变革日益走向深入，从给狭隘的文体观念松绑的“大散文”，到以女性的柔性取代传统散文的刚性特征的“小女人散文”，然后是涂抹着文化口红的“学者散文”，最后是试图从文本上全方位弑父的所谓“新散文”。

收到尚新娇的书稿时，我难以免俗地先用前面那些框框在她头上比画了几下，令我欣慰的是，没有哪个概念能完全界定她的写作。以她的性别和年龄，她最有可能落进的俗套是所谓“小女人散文”和“新散文”，依据我过去对她零星的阅读印象，第一种可能基本是可以排除的，作为一位青年女散文家，尚新娇的文字，有着女性的性别特质，但她似乎并不愿在写作中刻意强化这点。就像一位女散文家说的那样：好的散文，在性别上应该是半雌半雄的。

在看完这本《彼岸灯花》之前，我想，她是否会像有些新散文作家那样，把散文写得像小说那样冗长，像戏剧那样结构繁复，像诗歌那

样把语言肢解为词和字，并不断在这样的文本游戏中露出自得的笑容呢？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出生的许多散文家，为了达到彻底和传统散文断绝父子关系的效果，以便另立门户，常常会做出以上的姿态。你提倡形散神不散，我偏要形散神也散，多线索多主题；你觉得散文要短小精悍，我就要把它营造得体积庞大；你认为散文必须真实，我偏要用所谓艺术的真实来否决生活的真实，以便通过虚构掩盖素材的贫乏。这些矫枉过正所导致的美学暴力，并没有污染到尚新娇的写作。

完全无视潮流的写作，是危险也是幸福的。你有可能落伍，也有可能，顺着心跳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

在目睹和经历了散文的喧嚣流变后，我越来越愿意看那种自然的、不被野心所累、带着真实体温的文字。我想，尚新娇的散文，就是这样的文字。《彼岸灯花》中的篇章，题材可以说是丰富的，写法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套路。有对个人生命经验的体察，也有对社会世相的眺望和发言。但是不管是写什么，她都是贴着自己的呼吸去写，不矫情，不夸张，甚至并不迷恋修辞。对于一个在《诗刊》等处发表过许多诗歌作品的青年诗人来说，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许多有诗歌写作背景的青年散文作家，往往会在散文写作中过度迷信修辞的力量，在花哨的表达中迷失表达。

另一个方面，我欣赏那种文本与现实生活相互制约相互辉映的散文家，一个散文家的诚意，不仅要在写作中呈现，也要在现实中践行。尚新娇本是一个被许多人羡慕的好单位的公职人员，而且还有一定的职位。但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日常状态和文字靠得更近些，她放弃了这些成为一家报社的临时编辑。作为一个有过多年媒体工作经验的同龄人，我或许不完全赞同这个选择本身，但她在这个选择中所表现出的率性而单纯的心性，是让我感佩的。我始终相信，散文所能达到的境界和质地，最终还是取决于作者的生命质地，一个内心世故丑陋的人，不可能写出纯正有营养的散文。

《深夜》、《穿过村庄的汽车》、《水井及其周围》、《夏天的远行》、《漂在夜的河流上》、《衣兜上的钢笔》、《与自己厮守》、《小时候的样子》……这些篇目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它们既刻画了作者的内心历程,也表达了对生命和世界的爱。尤其是《深夜》、《与自己厮守》中对灵魂的拷问,《夏天的远行》里对一个陌生旅行者的关爱,以及《水井及其周围》中对远逝时光里父亲羞涩背影的回忆,特别令人心动。“每个人都是一座寂寞的城池”、“长成一棵仙人掌”、“放养婚姻”……这样的句子也是我所喜欢的,有灵气,却并不过于被自己的才华感动,让比喻始终贴着叙述自然地流动。我把这样的修辞叫做隐性修辞,以区别于那种滞塞叙述的硬修辞和过度修辞,此类句子构成了尚新娇散文的主体语言风格。以上这些作品和书里其他我来不及细读的作品在一起,拼贴出了尚新娇的精神自画像。

尚新娇和我从未有过交往,她说之所以想到邀请我写这个序,是因为看过我的一些文字,并受到一些影响,她因此认定我会比一般人更懂得她的写作。她的说法当然有谦虚的成分,但那种通过文字赢得的信任,让我感受到文字的温暖。通过写作,你不一定会达到文学史,甚至不一定达到所谓名气和价值实现。但是有诚意有品质的写作至少会这样回报你:它使你的朋友更爱你,使许多还不是朋友的读者,最终成为你的朋友。

我想,许多人合上这本《彼岸灯花》时,会验证我刚才的判断,并且会和我一样,在黑夜的河流上,为尚新娇和她的散文写作,点一盏遥远的祝福的灯。

2007年6月8日夜于南昌

目 录

序/1

第一辑 菩提树下

半日茶客/3

飘浮的云萍/7

散步的夜晚/11

二十年后的聚会/15

山上世界/18

雁鸣湖之秋/23

又读《查太莱夫人的情人》/27

手帕的意义/30

咖啡与小米粥/32

读一本诗人传记/34

春节的忧伤/36

光阴之剑/39

菩提树下/42

深夜/46



下午的光/49
奢侈的事/51
喝茶小记/54
突然而至的好心情/56
拷问灵魂/58

第二辑 漂在夜的河流上

穿过村庄的汽车/63
果树上的星星/66
小时候的样子/70
漂在夜的河流上/75
猫冬/78
牲口·头发·头富/80
水井,及其周围/83
插在衣兜上的钢笔/86
流入《诗经》的泉水/91
蹶屣太行觅春秋/100

第三辑 夏天的远行

女人花/107
夏天的远行/111
沉默的投稿者/114
落英/117
又见樱桃/119
木匠的儿子/122
大楼的背面/125
早上发生的事件/128
奔跑的西瓜/134



废墟一样的脸/137

第四辑 长成一棵仙人掌

请问你的心情好吗/143

婚姻中的鞋子/145

陪伴是一束玫瑰/148

厨艺飘香/151

曾经也是情侣/153

找个和你一起散步的/155

放养婚姻/158

看一个女人的头发/162

长成一棵仙人掌/165

做自己的佛/169

第五辑 “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与自己厮守/175

另一种弹奏/177

春天札记/183

桂冠与烂树枝/186

总会有人羡慕你/189

一朵要求整容的花儿/192

剥开词语的外壳/195

潜规则之潜/198

更短の木棍/202

“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词/204

立秋记(跋)/208



第一辑 菩提树下



半日茶客

知道那个茶楼已经许久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吧。那时，风尘仆仆坐车从县里赶来，按照市作协的通知，找那个独秀于酒肆衣店中的茶楼，路旁高大建筑上赫然画着关于它的巨形广告，昭示着它的异禀，在喧嚷的市面上一座茶楼的名字如此突兀庞大，一定让过往的行人很有些惊觉。

当时，我是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这座茶楼的。也许是因为茶楼经常有市作协请来讲学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吧。茶楼布置得的确雅致。门口是茶吧，摆放着各等茶品，厅里分成几个茶间，茶客三五个聚在一起，可饮茗赏乐，可谈天说地，想必是件非常消遣的雅事。我印象中的茶馆一直是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三教九流、车夫路人皆可歇脚混迹于此，在炎夏或寒冬喝一碗谁都消费得起的大碗茶。而这座茶楼突显的“文化姿态”改变了我脑子里这个“顽固”的看法。老舍“开”的茶馆是为了粗夫俗汉们解渴，而此座茶馆“惟吾德馨”、“往来无白丁”的彰显，则意在休闲与文化。

你看，迎面是老诗人王绶青写的“文学茶座”四个遒劲飘逸的



大字，别小看它的磁场与磁力，每期必至的来自市县的文学青年济济一堂，倾听着作家学者传自灵魂的声音与高处的思想。在众多的人当中，常常看见一个瘦瘦的中等个头的年轻人在中间忙来忙去，一会儿吩咐服务员，一会儿去调音响，便猜测他是茶楼的主人，暗暗钦佩这个把文气儿注入茶楼的年轻人。在文学低落物质至上的年代，还有这样肯牺牲“利润”而奉送大众精神食粮的商人，真的不多见。其实，我这样想的时候也在担心他的生意，他为文学讲座倾注这么大的热情，是否会冷落了上门的茶客……

后来，一月一期的文学讲座结束了，便再也没踏过它的门。忽一日，一位朋友想邀我到这里喝茶。时已进入腊月二十，春节即将到来，街上满是购置年货的人。而我每天满负荷的工作量，回家又是脚手不停的家庭主妇，哪有闲工夫坐在茶楼上喝茶？“喝茶”二字于我的日常生活已相距甚远，遥不可攀。

可又不好拂朋友的好意。终于，在一个半下午，决意从纷乱的事务中拔出脚来，到茶楼赴约。说是赴约，其实我只是想静悄悄地，到茶楼转转而已。天上不时飘着雪花，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我扭着酸疼的脖子望着周围，发现了好多新开的门店。其实，它们也并非新开的门店，只是对于我这样惯常闭门造车的人而言，它们才在我的目光中“新”起来的。

等我推门进去，只见一名男士在演奏古筝，听去，似沁凉的山泉咚咚流淌，偌大茶厅如幽幽林间，静谧可人。几名茶客正在悠然闲聊。细观茶楼，发现茶楼又经一番装修，桌椅古朴典雅，文化气息更加浓厚了。南墙上是几幅名人书法，上书“无常 无我 涅槃”、“放下”这些佛家语，也有表明心志、刚直进取的儒家名句，如“见贤思齐”、“《陋室铭》”。北墙上贴着一排黑白老照片，皆是解放前这个城市的老街景，展现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民俗。不知主人从哪里找来它们。断墙土屋，街上的繁体字，穿着黑色布衣的百姓，一下子把人拉回时光隧道。在这里喝茶，也品味了身居这个城市的



演变，一定会倍感亲切。

正在徜徉间，服务小姐请我上楼喝茶，说朋友一会儿就到。

提衣上去，楼上茶间更为清幽，淡淡光晕为之罩上一层梦幻色彩。墙根下，角落里，皆摆着开花的大盆君子兰，阔叶碧绿的一叶兰。在灯光的戏弄下，有不真实的感觉。

我问服务小姐：“这些花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们这儿没有假花。”

许是我平日生活得太真实了，到了这种场合，反而怀疑起来。一人坐于花丛雅室，定了定神，颇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服务小姐拿来茶具，为我表演起工夫茶来。一只只别致玲珑的小物件在她那纤巧的手指间拿捏着，替换着，烫杯、温壶、投茶、注水，忽儿高冲忽儿低斟，不时有名词从她口中吐出，什么“乌龙入宫”，什么“泰山压顶”，小小动作竟涵有如此气魄，可见饮茶人对工夫茶的喜爱。服务小姐介绍说，她为我冲泡的是特级铁观音，属乌龙茶的一种，等我端上她精心冲泡的清茶，她又教我喝人的方式，可俗人一个的我并没有按她的说法翘起兰花指。轻轻抿上一口，瞬息，茶香花朵一样开遍了味蕾，不禁为之神清气爽。独酌浅饮，我开始认真地看待茶这个精灵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在疲惫与应酬中消耗人生，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如果你能以茶相伴，每日抽时间坐在茶桌旁，啜饮着口口香茗，看外面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功名利禄则皆如烟云飘散，一颗清净寡欲之心便如胸中明镜，所谓茶能清心也。如今，喝茶这件事多被现代人忘怀了，我想，古人是相当重视喝茶这件事的，对茶情有独钟。“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与朋友在冬日守着火炉喝茶聊天实为享乐之快事。东坡先生说，“从来佳茗似佳人”，想来古今多少书生这样度过，夜里清灯黄卷，唯有一盏热气袅袅的清茶陪伴，温暖着内心孤寂的他，所以，东坡先生把茶看作红颜佳人实不为过。茶的可爱从中可窥一斑。



私下阅读时看到一句话：“人总不能看见自己，唯有和别处的人相比较时，方照见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今日的体会则是“人总不能看见自己，唯有静心饮茶时，方照见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偷闲半日，我体会到茶是一个好东西，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许多好的变化，清风清泉清香，都尽在一口茶水中，为你的身心涤污祛浊，清心健体。来之前，我对喝茶抱有偏见，觉得生活的节奏已快得没有喝一杯茶的工夫了。可现在，我从内心觉得喝茶的确是一个好的习惯，尤其是现代人须养成的好习惯。喝茶是否有工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就好像喜欢打球的人再忙也要偷闲打球，喜欢摄影的人再忙也要偷闲上山摄影，时间是有的，就看你心里有没有给它留位置。当你端起香茶，你会真正理解“放下”的寓意。

夜色渐浓，我看到了匆匆向茶楼赶来的朋友，我知道他业务很忙，但忙碌之后，他还会经常到茶楼来，因为他是一个懂茶的人。与朋友告别时，外面已是鹅毛飞雪，在站牌下站了一会儿，才想到末班车是等不到了。想起朋友最后说，他还要找时间和我聊天，聊茶，喝茶还有许多学问呢，而我只领略了其一。

茶里乾坤大。茶是生活，茶是艺术，茶是快乐——我欣然应允。



漂浮的云萍

“漂浮”——这个词一出现，眼前便出现了与它有关的事物：浮云；浮萍。不停飘荡的它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水中。

流浪的云生活在天空，有着棉絮一样柔软洁白的质地，却在飘移中变幻着各种形态，仿佛一个个活生生的精灵。行踪不定的云，看上去温婉从容，素心淡定，可一旦变天，它就抑制不住激烈悲怆的情绪，毫无遮拦地抛洒着积蓄已久的泪水……

浮萍更是渺小，从桥栏上俯身向河水看去，几乎难以看清它小小的面容，“萍水相逢”、“萍踪不定”，都在诠释它的漂泊生涯，命运多变，轻贱的它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一股不知什么方向吹来的小风，就会使它失去平衡，打个趔趄，继而随波飘流。

这几年，我一路走来，何尝不就是一朵轻飘飘的云，一粒贴着河岸角落里的浮萍，从云和萍的飘浮中我看出了自己的影子。“性格即命运”，一个人的精神一旦定下基调，是任何外力也拽不回來的。我是芸芸众生中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也许我的本性就是那种喜欢漂流的人，我的体内流动着这样的不



安分的血液。小时候，我喜欢出门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喜欢撵爸爸的自行车，他只要出门到外面办事，我便跟在他屁股后追，不让去，就哭，直到坐到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小手拉着他腰上的皮带（爸认为，这样我不会掉下来），跟着他一起颠簸在乡村的土路上。指着路边的工厂或者田地里的高压线架子，我不住地提出我的问题：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爸爸一路讲解，而我的问题永远没完没了。

长大后，在我的羽翼渐渐丰满后，便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窥视与探寻，并不失时机地进行实践。我承认，漂流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并且是悲壮的。它与平实的生活不相吻合，在外人好奇的目光中你不得不一次次平衡自己的精神舵盘。

但是，在遭受无数次的恶浪袭击之后，常常地，我有些厌恶漂流了，我不想做一朵“自由”的云了，也不想像浮萍一样浪游四方，我想靠着岸，在陆地上找一小块地方，能养活自己的地方，春暖花开的，有蔬菜水果，有一口永远汪着甜水的井，供着自己，直到老。

“可不敢这样想。”一位朋友劝解我。他也在另一个地方漂，为了在那个地方扎下根，他付出了很多，那时在电话里听出来，他正在实践自己的宏伟计划，朋友们都羡慕他。他认识了一位上层官员，是他老乡。在电话里，知道他一会儿在老家，一会儿在城市，在路上折腾，怀揣着希望和存折。后来，他的口气从明亮的高处跌落下来，他的身心受了重伤。他休整了自己，重新握起了沉如铁的双桨。“我们是热爱文字和梦想的人，到这个地步，是没有退路的。”

他说，在我们的四围，有多少光明，就有多少黑暗。

时间将一个受磨难的人渐渐培养为哲人。

栽跟斗，碰得头破血流，然后，在时间中一点点痊愈，在时间的麻木中，生龙活虎与身边精彩的四季悄悄错过。疼着，与这世界擦身而过。但多情的目光，仍在问候这世界。漂泊的人在心里祈望，愿它周而复始，愿明天能看到新的太阳。